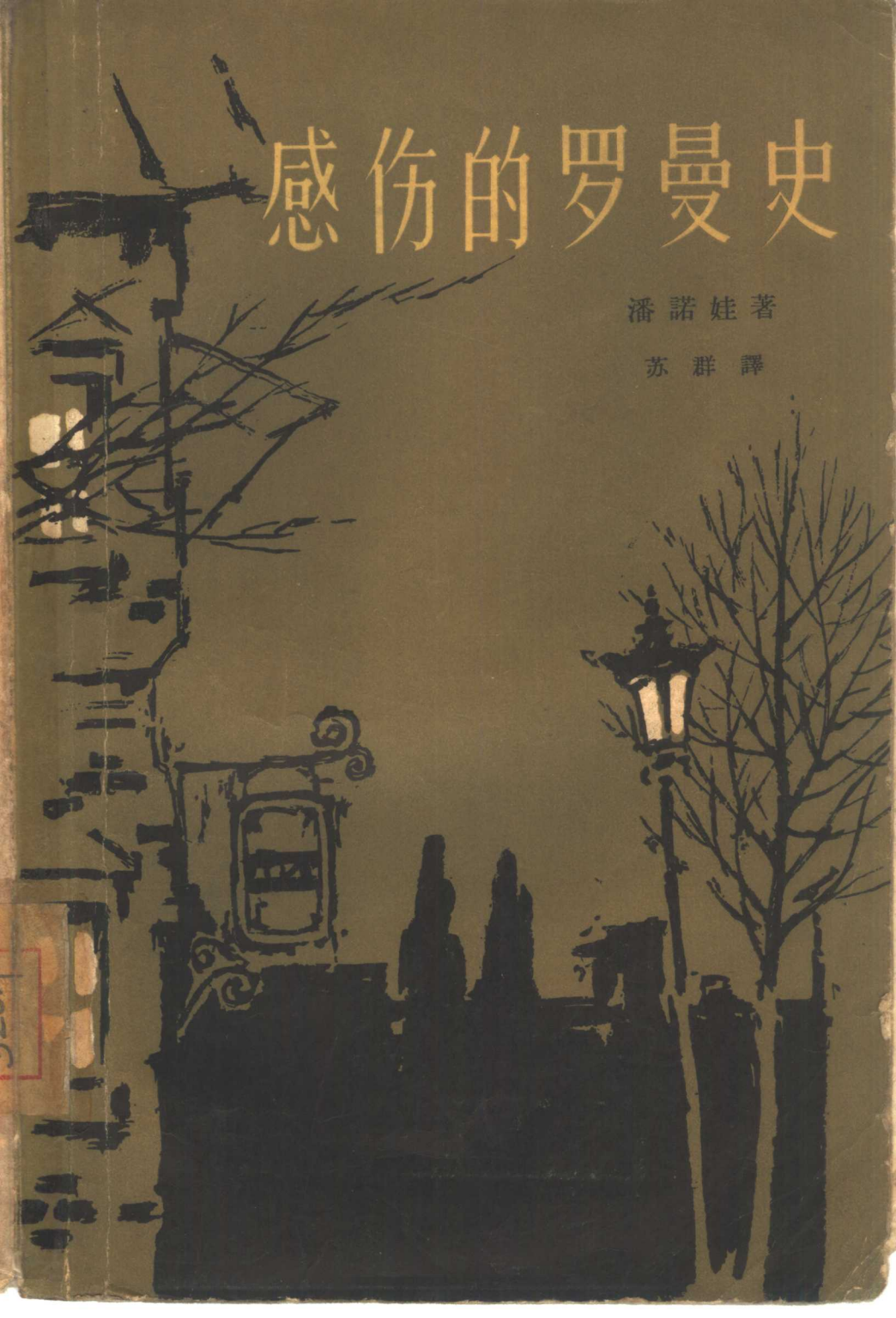


感伤的罗曼史

潘諾娃著

苏群译



感伤的罗曼史

潘諾娃著

苏群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В. Ф. ПАНОВА
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ЫЙ РОМАН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59.

感伤的罗曼史

世界文学社编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179,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2

196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 0.7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啊，我那輕浮的少年时代！

——普希金

久别之后，謝伐斯季亞諾夫来到他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城市。伊利亚·戈罗德尼茨基曾經这样讲过：

“我离开家的时候是个中学生。他媽的，什么地方沒到过。在梯弗利斯給孟什維克干过地下工作，后来被捕了，关在死囚牢里，生命保全下来。簡直是奇迹。担任过师政委，革命法庭的委員，打过仗，学习过，到过莫斯科、汉堡、巴黎，写了一本书。現在回家来啦。老邮政大街上的洋槐都开花了。人行道上被車子压坏的那些印子依旧还在。犹太老人坐在洋槐底下的椅子上呼吸空气。我都記不得他們是誰啦。哦，我想他們更不会认得我了。順便說說，我留了鬍子，穿着外国式样的大衣。我走过他們身边的時候听到：

“‘伏洛吉卡·戈罗德尼茨基的儿子。’（漠不关心地）。

“‘是个大人啦。’

“‘是大人了……’”

故乡的乡亲们还认得謝伐斯季亞諾夫嗎？已經好多年了，他

同这地方断绝了关系，都把自己当成道地的莫斯科人了。年老的乡亲还有哪些在呢？五年计划，人口移动，战争，人们都走散了。城市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现在重建起来——新修的马路，新建的公园。据说重建得很不错。

谢伐斯季亚诺夫顺便路过这里，换火车，只停一天瞧瞧……。他从疗养院来，车上都是回家的疗养员；妇女们光着胳膊，她们的胳膊都晒得像巧克力糖的颜色一样，她们的脸色也像巧克力那样，嘴唇却是鲜红的；男人们穿着淡颜色的衬衫，他们的嗓音依然像在疗养院里那样富有生气，轻松愉快。男人们说了几句俏皮话，引得妇女们尖声叫起来……。脸晒成古铜色的孩子们在车厢里闷得无聊，一个个都顽皮起来了。行李架上堆满了崭新的白篮子，里面都是水果，散发出苹果、葡萄的香味。窗外吹进来一阵阵清凉的风。

山过去了。火车奔驰在草原上。谢伐斯季亚诺夫在门斗里一直站到晚上，把手肘支在放下的窗框上。两个月前，他在飞机上什么也没有看到，那时他病着，透过白云往下望，他太弱，只能闭上眼睛……。现在，庄稼都收割了，光秃的大地在紧张的劳动之后静静地躺在那里休息，——黄里带灰的地上稀疏地开着一片蛋黄色的山花，——直到天边都是一片灰色和黄色。窗外的斜坡上，——仿佛只有一臂之远的地方，有一片干瘪了的暗紫色的蜡菊在颤动。

一条黑色的地带环绕着一角土地，——一片黑色的大海，有个小小的拖拉机在黑色的大海上行。再过去，褐色的野草又把大地盖没了，花白的奶牛在吃着草。一个白发苍苍的牧羊人戴着草帽坐在路堤上，荡着赤脚，在喝瓶里的牛奶。一个像城里人模样的姑娘在另一个地方牧放着一群牲口，她手里拿着枯树

枝，緩步走着，一路走，一路看書。她低着頭，從連衣裙的領口，露出了脊椎骨，寬大的裙子的皺邊垂在膝頭。

遠方冒起一團團的濃煙，從開着的窗里偶爾飄進了脫谷機有節奏的響聲，三下：達—達—達。

小市鎮，白色的農舍，街上的井。一個戴了白頭巾遮陽的女人熱得咧開嘴，搖着井上的絞盤，睨着火車。站在女人身邊的小男孩也熱得咧開了嘴，他用手搭了個涼棚，瞪大了眼看火車。沉重的水桶慢慢地從井里提上來，農家的門上都挂着一捆捆的蔥和一束束火紅的辣椒。

車站像噴火的島嶼：浸在重油和煤末里的熾熱的大地，閃爍的鐵軌，鐵的磨鏈聲，升運機，機車，倉庫，貨物……。火車又馳過了一片廣闊的原野，風吹拂着，一條草原上的大道被烤得發白，在路堤旁同火車一起奔馳，路上揚起了一團塵土，原來前面有一輛滿載袋子的卡車。突然，一座山岡把窗外的景物遮住了，一會兒山岡又換成了草堆，而草堆也像山岡一樣是莊嚴的，無盡頭的。

到了站，謝伐斯季亞諾夫就下來了，瞧瞧那輕便的像陳列館一樣的新的車站建築，這是現代化的建築，比以前的舊車站干淨。他買了些西紅柿、西瓜、煮熟的玉米，——小時候這一切吃起來似乎更有味兒些，一般說他對故鄉的草原還是關切的，但並不感動。這些年他哪里沒跑過。哪里也有廣闊的田野迴旋着，奔過來迎接他。哪里也有路堤和蜡菊，還有南方的那種柔和的口音，——南方人說話帶有吐氣音，發音不很正確，這，他在莫斯科及時改掉了，——這種口音，別的地方也能聽到……

早晨火車來到×站。謝伐斯季亞諾夫比所有的人起得都早，並不是由於敏感，不過是因為不喜歡每到一個大城市之前都有

的那种忙乱和拥挤。

車廂沉睡着，右边窗外玫瑰色的天空已經發亮了。有的枕头上睡着两个头，一个女人的，一个孩子的，孩子的头枕在母亲的胳膊上。洁白的床单使黑色的手臂显得特別觸目。上鋪是个小伙子，露着青銅色的脊背，安寧地打着鼾，他是合扑睡的，幸福的臉歪在一旁。謝伐斯季亞諾夫不急不忙地洗了臉，穿上干淨的襯衫，把旅途用物收拾好，放進手提箱。

“喝茶嗎？”列車員望了他一眼，小聲地問……謝伐斯季亞諾夫手里端了杯茶，走到車門旁自己的窗子跟前，這時火車就慢慢地，在錯車站上停下了。錯車站就是錯車站，一間黃色的小房子，一攏壠白菜和甜瓜，繩上晾着衣服。草原上一个無名的錯車站，只停半分鐘，但謝伐斯季亞諾夫好像聽到什麼人在叫他：“喂！您瞧瞧，難道不認得了嗎？”他哆嗦了一下，在窗外，看到了自己，年紀輕輕的，微笑着向火車走來，頭髮在風中飄拂着……

太陽剛剛升起，躺在草原邊上發光。而整個草原也亮晶晶的發着光，——每一株雖然被太陽烤炙可是仍舊活下來的小草，都把自己的光芒四射的鑽石呈現出來，小菜園里的白菜葉上洒滿了藍色的水珠。謝伐斯季亞諾夫記起了這樣一個晶瑩的早晨，也是這樣的太陽，低低地貼在地平綫上，五色斑斕的草原——不過它是綠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早晨了，那里許多同年的青年擠在一塊兒，七嘴八舌的鬧成一片，——那里，他順着鐵梯走上去，梯級雷鳴似地隆隆作響，——那里他写下了自己的處女作，在狂歡節上扮演了貴族老爺……

早晨，草原像萬花筒似地變幻着色彩，他在草原上走着，就是這一位端了杯茶站在門斗里的謝伐斯季亞諾夫。那時這雙手是粉紅的，年輕的，手指靈活，手腕卻像鐵一般硬，一路走一路心

不在焉地揮動着。他在草原上走着，草很密，涼冰冰的，——這錯車站是干什么的，站住！難道過去也有錯車站嗎？既然一直記得，那就是有的。有錯車站，有这样的早晨，謝伐斯季亞諾夫在一片鑽石般的露珠里走过，他喜愛它，并且簡直受到一想起它來，眼睛就亮了。他從來沒有愛得这样厉害，他的褲腿在膝蓋以下都被露水打湿了。

二

他扮演了哪位老爺，是寇松嗎？還是張伯倫，我們同張伯倫也算過賬的，甚至在火柴盒上，仿佛都印着“我們對張伯倫的答復”。

總之，謝伐斯季亞諾夫在狂歡節上戴了大禮帽。他站在卡車上，旁邊是一個大鬍子富農，一個大鬍子神父，一個長鬍子的猶太教牧師，還有另一個戴大禮帽的紳士——勞合·喬治吧？……另一輛卡車上，孩子們化妝成中國人、印度人、黑人。

他們在擁擠的人群里移動着，穿過鮮紅的、紫紅的、深桃紅色的旗幟。（是深桃紅色的厚絲絨。那些年人們雖然很窮，但最小的工廠也打着綢旗子或絲絨旗子，紅布只做標語或婦女的头巾……）旗幟、樂隊、合唱隊趕過坐車的人們。樂隊各奏各的，合唱隊也各唱各的，這個歌蓋過了那個歌，這個進行曲淹沒了那個進行曲。有時這一切都停了：當前面什麼地方阻塞了的時候；卡車動彈不得，也只能停了；慢慢地一切紅色的、金黃的、青銅色的，糾結成一團的人和音樂又動了起來——順着共產主義大街向前走去。在停頓的時候，穿着烏克蘭服裝的姑娘就揮動帶子

在街心跳起哥薩克和沙米尔①。

一个姑娘站在大学五层楼的房頂上，而且就站在边上。房頂非常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扶。但只要是游行，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总有一个姑娘站在那里，她穿着裙子或者大衣，看季节而变。她是表示自己大胆无畏。人們指着她，說：“哈，她又在那里了。”她站在陡直的房頂的边沿上，这么高，又沒遮拦，真使人惊心动魄。風把她的剪短的头髮也吹乱了。

謝伐斯季亞諾夫捧着大礼帽，鞠了个躬，并且大声說：“How do you do?”和“all right”，——英語除了这两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神父給人民划十字。富农装模做样。每个人都热心地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相識的孩子們认出了他們，便叫道：“万卡·雅科文柯，你好呀！連卡·愛格爾什特洛姆，舒尔卡·謝伐斯季亞諾夫，你們好呀！”——“你們好！”謝伐斯季亞諾夫回答，他忘了他是老爷。喊起了革命口号——他也同大家一起喊“烏拉”。

三

一个春季有三个节：犹太教的逾越节，俄罗斯的复活节和共青团的节。

逾越节那天，他們一大群都涌到謝姆卡·戈罗德尼茨基家里去。謝姆卡很高兴招待同志們；但看到在自己这个无神論者家里的桌子上摆了逾越节的吃食，又很不痛快。这家里的一切

① 沙米尔(約1798—1871)是达格斯坦山民解放运动的領袖。

都引起他的反感和忿慨，首先是他的父亲。戈罗德尼茨基老头儿穿着浆得挺硬的胸衣坐在沙发上吹牛。謝姆卡希望同志們赶紧吃完，他自己好和他們一块离开这里。他由于感到可耻而眯着眼睛，低声說：“好啦，咱們走吧。”但是戈罗德尼茨基老头儿却把他們纏住了，如果他們不听完他讲伊利亚的成就、伊利亚的才能、伊利亚的光輝未来，就不让走。

“你們讀到《消息报》上发表的他写的文章了嗎？要写出这样的大文章，必須把問題了解透，不是嗎？据說，某某人和某某人都称贊过这篇文章。現在他在写书了。給了他假期，让他写出来。時間不限，明白嗎？半年，一年，都行。至于健康，那没关系，胃病在監獄里就有了。还有头痛。可是他不注意，人們要他上基斯洛伏德斯克和別的他願意去的地方，可是他就耽在莫斯科，写书！”

戈罗德尼茨基老头儿一夸耀起他的大儿子伊利亚来，褪了色的凸出的眼睛就充滿了血，而且眼泪汪汪的。在白匪面前他驕过，他不承认这个不肖的儿子，說让他死在牢房里算了。而現在却說：

“我們这一門有做买卖的，有做鞋的，也有音乐家，現在老天爷保佑，就要出一个大政治家了。为他干一杯！以后还有更好的消息哩！”

他渴望着尽快听到好消息，带有不少斑点的一双白手迫不及待地抖动了起来……一位夫人在桌子边忙碌着，一会儿給孩子們添条包着肉餡的魚，一会儿又舀一勺糖汁肉。她长着黑黑的小鬍子，隆起的胸前，一支錨形钻石藏在惹人注目的衣服的皺边中不时地起伏着。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条餐巾，像一个小雪堆。孩子們誰也不去动这些亮晶晶发光的青色小丘。刀和叉都

很笨重，上面刻着花紋……。謝姆卡愠怒地眯起了眼睛，什么都不吃，那張生着一个凸鼻子的長臉由于厌恶而扭歪了，像是說：“這父親不是我挑的。魚里的肉餡不是我給加的。這個長了小鬍子，別了鑽石針的大嬖和我無關。再耽下去，我簡直要上吊了。”可是孩子們非常愛聽關於伊利亞的事，他的經歷把他們吸引住了，他是那樣年青，那樣熱情，充滿了胆略和機智，他們拿這命運同自己的比較。謝伐斯季亞諾夫想，伊利亞出生得早，在這個意義上說，他比我走運。如果我早生三、四年，我也能參加國內戰爭，趕上所有這些事件了。但這僅僅是個開端，他想還有被壓迫的中國，還有德國的無產階級……也需要我們的。

這當兒，他們做了一些準備當眾焚毀的神像。在正教復活節來臨以前他們先過了自己的共青團節日，就像在路上先埋下地雷一樣。謝姆卡·戈羅德尼茨基在公用事業職工俱樂部里作了報告：《基督是否存在？從什立塞爾堡人莫羅佐夫的星學理論來看新約神話》。他感到自豪，因為他找到了如此新奇而又有力的材料，而且連海報也因此不知被什麼人撕掉，結果只得重新貼上一張。謝伐斯季亞諾夫沒去聽報告，對他來說，問題早就清楚了，他去找小卓依卡和大卓雅，一道去看燒神像了。

他拉了小卓依卡的手走着。她的手指被他的手握得暖暖的，舒服地蹣跚着。他們的友情正是开着燦爛的花朵的時候，沒有受到任何阻礙，也不是輕率的。他們合在一起的手是安詳的。這只有哥哥與妹妹才能如此，充滿了互相了解和善良的願望。大卓雅走在前面，被孩子們包圍着。孩子們放肆地戲鬧着，你推我撞的，連卡·愛格爾什特洛姆甚至在卓雅面前扑到地上爬起來，虧得天氣也有些冷了。卓雅有些神經質地哈哈大笑起來，謝伐斯季亞諾夫故意放慢腳步，以便和小卓依卡同他們保持一段距離。

他不贊成孩子們在街上亂叫亂嚷；讓他們狂熱地相愛吧，——他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愚蠢的。

昏暗的街道上浮動着五顏六色的光點，人們急急忙忙向“邊界”走去。這些人都是到教堂去的，提着玫瑰色的、黃色的、帶條紋的燈。謝伐斯季亞諾夫小時候也跟着去世的媽媽去做晨禱，手里提了燈籠。那燈籠是紙做的，折成波浪形，像手風琴一樣，底座上插着蠟燭，火舌透過頂端的气孔，把握住鉛絲的手烤得暖烘烘的。記憶已經模糊了，就像這搖曳的烛光一般！而現在謝伐斯季亞諾夫長大了，同孩子們一起去焚燒神像。

“讓開，讓開，趕快讓開！……”後面叫道，並且罵了起來。謝伐斯季亞諾夫這一群讓到一邊。一些拿着木棍的小伙子走過來了。他們用担架抬着一支做得很巧妙像個城堡一樣的大燈籠，頂上聳立着一座塔，里面點着很多蠟燭，一定是大伙一塊兒做的……拿木棍的小伙子們在一片皮鞋聲、謾罵聲中走過去了。小卓依卡說：

“這種燈，我知道。”

她這樣說，是為了使謝伐斯季亞諾夫不至於認為，她聽到這批人的不堪入耳的話會覺得厭惡和不痛快。“根本不會不痛快，你瞧，”她的意思是想這麼說，“我甚至都沒有注意，只看燈了。”她各處都去，只要人多，或者出了什么事，但凡是粗暴的東西都能傷害她，她為自己的創傷感到羞耻，因此希望自己是什麼也傷害不了的。

前面就是廣大而黑暗的“邊界”了——那里到處都是彩色的星星，有的貼在地面上迴旋飛舞，有的互調位置，有的彼此撞擊，遠遠看去就像在霧中一樣。

“畢竟很美，”大卓雅回頭看了小卓依卡一眼說。

“那还用說!”連卡·愛格爾什特洛姆討好地說。“当然是美的!”

但是小卓依卡却冷冷地用自己清晰的声音說道：“那得看什麼才算是美。如果宗教欺騙里也有美……”

甚至于那些正在戀愛的人，甚至于那个据連卡說愛卓雅愛得像患了瘡疾似的斯比卡尔·薩夫丘克，他們都一致同意小卓依卡的看法：如果对劳动人民有害，那絲毫也不会是美的。这种美对人民是鴉片，非用燒紅了的铁杆把它摧毀不可！何况这儿根本没有什么美：人們提着的都是醜陋的灯笼，他們可找到贊美的东西了。至于庆祝十月革命五周年的彩灯，孩子們說，那是完全不同了，那时候几乎整个共产主义大街上都亮着一串一串的小灯，机关还扎了紅星。……

后来他們就把基督、耶和華以及其他許多臉上塗得花花綠綠的巨大的稻草神付之一炬。火堆放在共产主义大街和馬利烏帕尔大街汇合的寬闊的十字路口电車交叉的地方。交通停頓了。四面的电車連成了一长串，如果还有来的，就排在后头。四个角上和附近的街道口上都挤滿了人，火堆周圍都是共青团員們，有好几百人，領头的是尤加依。

这些神在复活节的钟声里燃燒起来了。火星向城市的天空飞去。火光沿着电綫向上爬，沿着軌道伸延过去。烟不多，只聞到一些味儿。尤加依站在火堆近旁，火焰的反光在臉上跳动。他穿着短皮外衣，腰带上挎着枪套，看着上帝怎样变成灰烬。

神像都燒光了，人群很快散开，电車又开动起来，小心地打着鈴……钟还老是在响着。謝伐斯季亞諾夫和小卓依卡又順便到青年俱乐部里看看，听了辯論：“共青团員能不能吃甜面包”^①。結論是不能吃，但是第二天，謝伐斯季亞諾夫就吃了甜面包，不

仅仅在馬尼亚大孀家里，而且也在万卡·雅科文柯和小卓依卡家里——家家都过复活节，要是父母、爷爷奶奶也过……謝伐斯季亞諾夫不是两面派，他不过是喜欢吃而已，而在他的生活中好吃的东西是这么少。

四

上唇长了黑鬍子的夫人和戈罗德尼茨基老头儿共同生活了。一过逾越节，她就到这儿来了，老头儿就和她一块到戶籍登記处去。他們家的大門前挂着好多珐琅牌子：“牙医”啦，“律师公会会员”啦，“二楼。专治梅毒花柳”啦。夫人添了一块大的横招牌：“网袋、别針”。接着就有人到家里来訂貨了。这是謝姆卡同父亲最近的一个思想分歧。他同家里鬧翻，跑出来了。

戈罗德尼茨基老头儿仪表魁偉，而且保养有方，精神愉快，手又白又嫩。他穿了护腿套，浆硬的袖口上的扣子是金的。革命前，他是个化妆品香料推銷員，带了样品在俄国各地跑。后来投机做外汇生意。二〇年时曾經被搜查过，搜出了美元，肃反委员会就把他逮捕，但很快就釋放了。現在他到各商店和办事处去找工作，但是劳动部門不批准，因为他是異己分子。

可是謝姆卡却黑得像只烏鴉，鼻梁很高，头发蓬乱，背有点儿驼，肩膀是这么窄，如果把双手放在衣袋里这肩就像沒有一样。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精神萎靡的人，虽然能够引证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做报告，并且把好多书背得烂熟。他主要是念馬

① 复活节时食用的圓柱形甜面包。

雅可夫斯基的詩，——为了使朗誦發揮最大的效果，他以特殊的方法鍛煉成了一副深沉、洪亮的男中音。

他双手叉在衣袋里走出排滿了珠琅招牌的大門。老头子在他背后抱怨地嘟囔着，那位夫人則哇啦哇啦地大声叫嚷。謝姆卡走下台阶，茫然地沿着老郵政大街走去。

他无处可去。他和所有的親屬，除了伊利亞，都像和父親一樣合不來。伊利亞並不關心弟弟，他住得很遠，過着令人羨慕的生活。謝姆卡出于自尊心也不願意去求他。

謝姆卡去找尤加依，尤加依說：

“做得對，早就該這樣了。”并答應幫助他解決工作和居住問題。

這時候，謝伐斯季亞諾夫的家庭也不知怎的出了點兒事。皮緬叔叔把大家搞得雞犬不寧，馬尼亞大嬸想設法把他管住，把工廠黨委和婦女部的門坎都踏穿了，謝伐斯季亞諾夫把叔叔揍了几下，因為叔叔喝醉了，想要糾纏涅爾卡。謝伐斯季亞諾夫打他，確信自己做得很對，既懲罰了卑鄙行為，又保全了家庭名聲。但是馬尼亞大嬸却突然見怪了，大聲呵斥他，叫他別管閑事，說他應該對叔叔俯首聽命，難道他那厚顏無耻的眼睛真的看不出，他在这里完全是多餘的……。謝伐斯季亞諾夫覺得回到家里是極其討厭的事，他對謝姆卡說：

“我也不能不躲開家里人了，你讓我同你住在一塊兒嗎？”

“只是有個條件，”謝姆卡用莊嚴的低沉的聲音回答，“要像個共青团員那樣生活。不能有任何小資產階級的習氣。”

謝伐斯季亞諾夫答應不沾染這些習氣……。於是他們倆就同住黨委會尤加依那里。謝伐斯季亞諾夫坐在桌子的一角上，吃着麵包圈——他下工了。謝姆卡在抽煙，帶着嚴厲的神情

扭过脸去。謝伐斯季亞諾夫揣度着，謝姆卡也挨餓了，就把面包圈分作两份。

“你們那兒把房証發給某些蘇維埃小姐^①了……”尤加依對着耳機說。

他坐着，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伸直兩腿，鴨舌帽戴在頭上，身上那件磨得發了白的皮夾克，鈕扣都掉了。這件皮夾克是他從莫斯科穿來的，不分冬夏他都把它穿在身上，人們不能想像尤加依會穿別的什麼衣服。

他有點生氣。目光顯得不懷好意——窄小的眼睛，仿佛被寬闊的、聳得很高的顴骨托住了。但是他控制自己——不發脾氣，也不叫嚷。只是下巴頰縮緊，嘴唇慢慢地翕動，好像是凍僵了。

“你們撥給蘇維埃小姐，”他慢慢地說，用肩膀使耳機緊貼着耳朵。“我們的積極分子却住在私營工廠里，優秀的共青團員不得不住在耐潑曼^②的屋子里……”

尤加依在電話里把這些話說了幾次，而謝姆卡·戈羅德尼茨基在那個時候，就在認識和不認識的伙伴那里過夜，——有時躺在地板上，有時和誰擠在一個床上，有時在負責干部的宿舍里，有時就在他生平第一次進去的公用住房的穿堂里的椅子上，有一次謝伐斯季亞諾夫悄悄地把他領到巴洛巴諾夫卡的家里。大家都睡在一個悶熱的小房間里，皮緬叔叔和馬尼亞大孀睡在床上，涅爾卡躺在一口短箱子上，用椅子接起來攔腳，在昏暗中涅爾卡頭上的棉布頭巾泛出了白光。皮緬叔叔和馬尼亞大孀大聲打鼾，仿佛在比賽着誰打得更響。放在桌上的帶洋鐵反光鏡

① 在蘇維埃政權初期，對於不愛參加社會活動的年輕女職員的蔑稱。

② 即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資本主義分子。

的煤油灯散发出濃重的气味。灯光微弱，搖曳不定，有点儿歪斜，灯芯燒得发紅——灯里的煤油快燒完了，可是灯焰仿佛被床上发出的鼾声吓住了，躲在一旁。謝伐斯季亞諾夫在房門和抽屜柜之間，在自己的床位上鋪好被褥，然后把灯吹灭，——他和謝姆卡一起躺下，小心地低声說話……早上鬧了一場，但謝伐斯季亞諾夫却一直很冷靜……

但是有一天，他們領了房证从住宅分配科出来。尤加依好容易通过省委达到了目的，在省委，人們知道謝姆卡是反宗教的宣傳員。房证上填着謝姆卡的名字，謝伐斯季亞諾夫将证件放在自己的衣袋里，怕謝姆卡会把它丢掉。

他們很快活，这一天也是令人快活的——暖和的天气，天空是藍湛湛、亮晃晃的，洋槐树上冒出黃瓜子一般的蓓蕾。小小的紅色电車叮叮当地响着开过，謝伐斯季亞諾夫和謝姆卡跳上拖車。这是一輛两旁沒有遮拦的敞車，乘客的坐椅橫排着，敞車两旁是踏板，售票員抓住扶手，側着身子矯捷地沿踏板走来走去卖票。一个衣衫破烂的流浪汉在謝伐斯季亞諾夫和謝姆卡后面跳上車子，唱了一支感伤的流行歌曲，其中有“我的媽媽是歌女”这样的詞句。他沿着踏板走去，漫不經心地討着零錢，最后漫不經心地、看也不看地从售票員的嘴里拔出烟卷，塞到自己嘴里，随即跳下了电車……

謝伐斯季亞諾夫和謝姆卡来到他們将要居住的房屋跟前。那是一幢灰色的三层楼房，装有突出的門灯，可是灯罩和灯泡都沒有了，楼房下层的大櫺窗上塗了白堊，正在裝修，再过一些时候咖啡館就要开張了。

謝伐斯季亞諾夫和謝姆卡的住房在三樓的厨房旁边。房間看去像被机枪扫射过，甚至天花板上也是一个个窟窿，这是拔釘